

三省邊防備覽

三省邊防備覽

策畧

淑江嚴如煜輯

策畧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卽能固圉保民誰能越境而謀故講又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之也

天文井宿次未午二宮分度最廣商州在井一度漢中興安在井三度保寧在井十三度夔州綏定二府均在翼十七度而奉節巫山大寧雲陽梁山萬縣又在翼十度鄖陽

府之鄠縣在星六度房縣保康在張一度竹山張二上津  
張三鄠西竹溪在張四聖人仰觀俯察休咎之徵鑒諸儀  
象任邊防之重者不可不隨時占候也

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長阮亭所云終南雲物  
一千里是也西爲太白山北爲華嶽山由秦隴而東踰北  
棧經五郎峯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南諸山鎮安洵陽漢陰  
石泉洋縣各山皆其支分別派竇巖遠谷老林深箐多人  
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

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之東南漢江之北其山與江南連  
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

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北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  
之歸州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  
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爲畧陽之仇池經寧羌南鄭城固  
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與陝興安湖鄖陽宜昌漢江以南  
各山皆其支分別派而下結爲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  
川陝兩省周行千數百里在蜀曰三巴老樹陰森爲太古  
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  
稽防難周宜其爲遁逃藪也

西安之咸陽長安藍田盩厔郿縣鳳翔之寶雞郿縣均在  
山外而縣轄地方往往錯入山內咸陽長安盩厔三邑錯

入山內者尤寫遠往往至三四百里故有鞭長莫及之患  
陝西各山大約多類華嶽峻削挺拔非如東南坡陀蜿蜒  
易於攀躋由華州經藍田至寶鷄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窺  
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常辦理賊之時防其窺突於各  
峪口徧設卡扼以重省城門戶

寶鷄古陳倉渡渭河進山經章涼驛黃牛堡過鳳縣留壩  
廳至褒城縣山程六百里爲北棧道山峻水急其中多巖  
巖壁立難以鑿路募匠鉅石成孔橫貫巨木上覆木板外  
作欄檻繞之如橋梁狀名曰棧道其中最險曰煎茶坪六  
敬關鳳嶺柴關嶺馬鞍二十四嶠鷄頭關父老言數十年

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爲川楚獨  
民間皇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

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徵成各州縣東則南山老林山埡  
谷口處處可以躡越形勢如蜈蚣狀故賊匪東西奔竄防  
堵爲難

漢中府治東有饒嵐南橫大巴北扼大散西拒仇池漢江  
橫貫其中最爲形勝其中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沔縣  
周圍五六百里一望平原地美人殷漢高因之成帝業而  
武侯北定中原亦屯軍於此晉宋以後爲梁州唐更名興  
元王阮亭咏之曰平蕪蹀躞連錢馬近郭參差橘柚村非

虛語也

興安在漢江南地勢寬厥府治本無城秦撫軍防堵教匪築土墻以守沿舊號曰老城山內土性不堅夏秋霖雨輒有坍塌邊徼重地宜爲未雨綢繆者

興安往西安大路由漢中一千八百餘里於山中另開闢新路由洵陽之趙家灣南河關經過鎮安孝義出大峪口

山程約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鳥道羊腸中如九里岡疏

璃溝

安

判官嶺仙人碣

梅

花

鋪

鷄

上

架

安

鎮

子

石

大

山

礫

考

高峻

嶮

巖

闕

一徑

於

樹

根

石

角

之

間

稍

不

戒

則

人

爲

均墮非如棧道地雖險而路寬故招解人犯仍由漢中六

西鄉所管共七十二地方山大林深極其遼濶周圍二千餘里嘉慶七年奏將山內二十四地方分設撫民同知廳治在班城爲班定遠侯封地因名廳曰定遠距西鄉縣二百九十里至四川太平廳二百四十里沿邊東接毛壩關南繞鹽廠平落西歷象壩白陽關共計六百八十里與四川之太平巴州通江南江接界內有星子山老林約數十里亦大山也大巴山在定遠者四百餘里西鄉之險峻盡分廳治而西鄉成腹地矣

定遠設姚家壩簡池壩兩巡檢距廳治皆二百餘里人煙



稀少姚家壩尤爲荒涼嘉慶九年方撫軍奏移姚家壩巡檢安設漁肚壩簡池壩巡檢安設黎壩均在廳城西南一百里內外定遠捐修廳城兩巡檢分防之地亦爲代修石堡三城鼎峙頗資犄角

鳳縣古池荷郡又爲鳳州西通隴右南扼巴西自古必爭之地東南爲南山老林由城西進山溝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再西爲徽成兩縣毗連秦州山賊竄甘省多取道於此故於縣治增設漢鳳營

乾隆二十九年分褒城武關以北鳳縣南星以南設兩營廳改漢中水利通判爲畱壩廳撫民通判畱壩在棧道

西有紫柏山高數十里青巒聳拔上插雲霄相傳爲張子  
房辟穀處廳治湫隘兩面高山中間溪流湍激向無城垣  
由鳳縣至褒城四百里空曠爲遠軍火糧餉時有疎虞近  
修磚城一座頗爲鞏固崇儲仡仡行棧道者心膽爲之一  
壯

褒城之馬道相傳爲蕭相國走馬追淮陰侯處就驛結堡  
人煙較縣治爲多

光武征隗囂得畧陽而囂懼嘉陵江襟帶城西另有小河  
一道名八渡河繞城東而下渡嘉陵江西進至白馬關爲

甘肅要衝

舊誌有仇池四面陡險上頗平厥有泉有田往時武都羌  
據以爲固者在今成縣西和間邑境山壤磽确沿途絕少  
水田

川省入陝首爲寧羌州境遼濶綿延數百里黃壩扼巴  
蜀之咽喉陽平爲秦隴之門戶荒耳山茅埡子板倉壩一  
帶與廣元昭化之荷葉嶺石龍壩城塙黎壩各處壤地  
相錯山幽谷深易以藏奸間有水田稻出無多

興元洋州唐時屢爲駐蹕之地北路進牛羊嶺麻庄河底  
兒溝一帶大山數百里與西安之長安盤屋接界內多水  
關老林近於華陽地建土堡一座添設文武官弁而地土

林深彈壓非易

定遠設廳而後西鄉邊防盡屬定遠禦賊當在門墻之外  
嚴定遠之防維則西鄉自可固圍軍興時賊匪往來巴山  
數百里幾成豹狼巢窟西鄉當山路鍾家溝堰口峽口大  
巴司各等處俱有重兵派將官防堵

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  
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漢昭烈取漢中大兵發葭萌關張桓  
侯由西鄉一路後西鄉爲桓侯封邑定遠之扯旗溪拴馬  
嶺各處多桓侯遺跡明時川賊鄔本恕犯漢中流賊張獻  
忠入川總兵左良玉等扼賊力戰多在漁肚壩九拱坪一

路定遠之設廳洵安邊遠猷也

石泉本漢陰之石泉堡成化十七年改爲縣治在漢江北岸縣令李樞煥籌修關廂崇山峻嶺一望巖岫饒峯關高十五里石磴盤折其險可守白饒峯北進山爲興安往五郎之路中有雲霧山山河界貓兒嶺諸險均極幽峻四畝地營與五郎聲息相通尤爲必守之要四面老林一二棚民之外別無土著稽防稍疎輒起寇心

漢陰本縣治興安州轄興安陞府漢陰改爲廳治地勢平坦廳北各山與五郎鎮安相連漢王城古跡在廳南漢江之上

紫陽縣本漢陰之紫陽堡成化年間改爲縣轄地多在漢江南岸任河洞河大小道河均在縣南溝岔紛岐山岡重疊袤延數百里易以伏莽賊匪滋事之時居民搬往漢江北岸不敢回故地者數年

紫陽南境扼要之地有鐵佛寺斑鳩關東南近安康有大山曰五朵雲林深路峻上廣數十里賊匪伏匿官兵搜捕經時

安康本興安州治興安陞府改附郭首邑縣境遼潤西往漢中一路恒口地勢平坦西北王莽山牛山穹窿峯嶺爲終南分支明季陷李賊之車廂谷卽在二山間松樹壩上

三  
下園山與洵陽鎮安孝義接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  
傅家河一路山山溝中行地雖幽暗路頗平夷故避兩河  
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達興安漢陰

安康南與平利西與紫陽交界西南至南天門與四川之  
城口應交界密地數百里崇山峻嶺溝漢分岐有滔河嵐  
河大道河等名地方極其幽暗距縣寫遠稽防難周往時  
楚中傳教之人潛相煽惑故清查叛產絕業安康爲最多  
經正民興導邊遠之愚蒙使不爲邪慝所炫是所望於良  
司牧矣

平利北連安康東界洵陽東南接湖北之二竹西南與四

之六子六軍交界鎮坪一隅深入川楚之中距縣治三  
六十里鳥道一線盤折危巖峭壁之間鷄心嶺扼夔府  
六軍之路偏巖子通一碗泉汎平溪河八仙河與太平廳  
之坡口黃墩相接處處老林內有化龍山綿亘百數十里  
尤爲幽峻匪徒山沒設巡檢專司稽防添安大營畧資控  
制沿途之八卦廟孟石嶺散子坪等處亦爲要隘

涪陽在漢江北縣治孤峯突兀夾以漢江洶河俗稱金線  
釣葫蘆縣北關外地勢頗高可以俯瞰城中嘉慶六年知  
縣嚴如煜砌大礮臺一座修甬道數十丈其城可守邑境  
尚有未闢老林兩河關爲山商洛入金洋必爭之險



洵陽西北與安康孝義鎮安東與山陽及湖北之鄖西南  
與白河西與平利西自興山北之房縣竹山竹谿均皆接  
界犬牙相錯者共九邑其平利均爲陝邊重地地頗遼濶  
俗有八百里洵陽之稱山高谷深稽察難周往時楚匪潛  
入東路之西岔河竹筒河西路之壩河高壁洋北路之乾  
溪河山民多被煽惑賊至附從爲亂故其被蹂躪者爲最  
烈也。

防漢江之議爲軍興時所最重然漢江在洋縣黃金峽以  
上處處沙灘塞裳過之自西鄉茶鎮以下水雖稍深而片  
木不大踏淺可過者十數處洵陽境內由安康之二里灘

白河交界之藍灘水程二百七十里漢江南北二岸均  
洵陽所轄他邑專防一岸洵陽於賊從南來則守北岸賊  
從北至又守南岸大棕溪高壁洋頻頻失事嘉慶六年沿  
江設立各卡士民荷戈以守所寒暑雨數載無懈亦知切  
同仇之義矣

白河縣幅輳不過二三百里而山谷阻深由縣西麻湖溝  
而進紅石河白石河界嶺關廟河各處楚匪潛竄易至塌  
惑滋事守土者時宜留心

興安漢中與長安相通山路一由安康琉璃溝經洵陽北  
境鎮安縣孝義廳而至大峪口興安達西安之路也一山

石泉之迎風壩西鄉之子午鎮

即午谷

經寧陝廳東江口營

夾嶺汎而至子午峪

即子峪

石泉西鄉達西安之路也一由

洋縣之鐵冶河

即滄水

經華陽厚畛子而至盤屋之西駱峪

洋縣達西安之路也一由城固小河口經雷壩之西江口

鳳縣之進口關而至郿縣之斜峪關城固達鳳翔轉至

安之路也一由褒城連雲棧經雷壩鳳縣

古池河

黃牛堡

至寶鷄

古陳會

漢中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鳳

州經甘肅徽縣兩當縣出鳳縣而至寶鷄利州

翔之路也興安之路漢唐後無更改者子午路

以五千人緣南山而東者唐時嘉州荔枝

驛路宋元明路漸荒蕪至

國朝設寧慶應而山路仍通鐵冶河一路舊稱北路南瀛唐德宗幸興元出之在唐時常有驛路宋元以來荒蕪今雖有人行走沿途無城垣市鎮也小河口一路史武侯侯於漢中築漢樂二城樂城今城固當亦師行之道北爲斜谷但在南者爲清水河口非褒谷也褒城一路山徑直抵寶鷄南爲褒谷北古陳倉非斜谷也唐宋以來鳳嶺紫柏青橋各險山石塞斷長安赴蜀者由鳳翔趨兩當微成明皇幸蜀但記池荷之奉迎吳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畧陽仙人關一路至我

朝柴關嶺武關路乃大岡耳漢高之來南鄭由故道經留壩至  
褒城其出定三秦棧道已焚由畧陽徹鳳至寶鷄以褒谷  
進以畧陽出也武侯出營五丈原其路總曰褒斜者則在  
棧道旣修之時棧道修立必沿河溝始無過高過峻之處  
由褒谷沿讓水今無至武關轉北進南河又東至紫金河  
關則進口關矣關不甚高過關又沿溝修棧道直至斜谷  
口棧道由南河口分路而進故綜其首尾曰褒斜若山路  
則出柴嶺鳳嶺至陳倉與郿縣斜峪谷東西相距一百數  
十里也棧道作法詳史論

商州在西安東南距省城平路三程宜藍田縣進於商州

過秦嶺秦嶺極其崔嵬在五郎孝義者上下均七八十里  
度嶺總須兩日蓋卽南山之正幹也嶺在商州者不甚高  
其上亦有韓文公廟商州城外地勢平敞宜麥粟各種間  
亦有稻田東爲豫省荆子關扼秦豫之衝東南至龍駒寨  
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達襄陽之老河口佑客上下覓舟  
雇騾人煙稠密亦小都會焉

商州爲楚地商於六百里張儀用以紿懷王者地在楚則  
關中之險楚與秦共之在秦則楚之防秦者多爲秦弱矣  
秦旣取之詎肯還之其後漢高祖入關卽在此一路故商  
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轄四縣鎮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

達山陽商南與楚之鄖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邈豫州各邑  
均山大林深楚豫流民入山開墾者多取道於此良莠不  
齊稽防未可少疎

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龍安府路最崎嶇卽鄧艾  
襲蜀之陰平道

賊匪滋事之始川中南江通江各縣治多被焚燬太平藉  
土墻以守得以完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邊境扼要地方  
城垣決不可少非惟數萬生靈藉之保全而扼其衝突之  
路賊氛亦不至鴟張有封疆之責者其無謂小費而

城口之東經由黃墩旗桿山汪家壩桃花埡過大圍城小圍城至紅池壩老木園寶塔分路往夔府之大寧奉節烏道羊腸崎嶇不易行矣而其增助地險總在沿途老林枝柯叢雜刺眼挂衣卽爲健者糾纏不得展布賊匪潛藏其中我軍無由得見賊從林內下視則纖細俱知於碕角轉灣之處依險鵲起貿貿前進輒墜術中

舊傳鄧襄上游天山長林劇賊伏匿其中砍樹開地結棚住居其出入路徑蟠折林中均有暗記糧食斷缺出外分伏山徑擄劫行商掠村落居民搬運歸巢暇則演習槍棍近日老林在郎陽者無多意卽大小圍城添子城一帶其



地過於幽遠荒涼既無約正等人爲之稽查兵役巡邏亦所不及久之而林樹益蒙安知不藏奸也

城口東北經黃墩後坪至一碗泉中心石南通夔府之六寧奉節北過偏巖子至陝西平利縣之平溪東北過鎮遠至陝西平利縣之鎮坪東過徐家壩焦子堰通湖北竹山縣之巴豆園豐溪兩處山勢極其峻峭均象形得名而當三省邊隅要路一夫荷戈武士千羣無所用之僅有騷擾爲必守之險

夔州府爲川東門戶岷江貫其中奉節巫山雲陽忠縣萬縣各縣均在江北崇山峻嶺密之千三百餘里

施南往時土官宣慰之地蠻洞苗寨錯雜其間杜工部云  
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三峽五溪以寫夔門  
實爲確切

綏定府舊爲直隸達州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陞州爲府附  
郭爲達縣隸以東鄉新寧渠縣大竹東界夔府北界太平  
地居四達在岷江之北近府平原沃壤水田連阡稻穀頗  
饒距府數十里外則連峯疊巘山谷幽險易以伏奸棚民  
難處稽查不可少疎府至成都一千二百餘里東鄉在府  
東北一百里新寧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東鄉北由羅紋壩東北由固軍壩八臺山雙河口白沙均

可至太平縣羅紋壩一路路雖崎嶇沿途尚有人煙固軍壩一路盤折山谷之中經過老林數處行人恒有戒心

蜀中三關之險在漢中者一陽平關在保寧者二葭萌關關而金牛五丁不與焉金牛五丁本爲天險而在武都守路其西南東南均有間道可繞陽平今沔縣當蜀口武侯以全力乘之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也陽平爲敵方葭萌之險與敵共之至葭萌再失則蜀中震驚故雖善守之善戰不能禦鍾會也歷觀往史未有守劍閣而能保蜀者乘時在德固爲不易之經而以形勢言禦賊者固在朝廷之外也

大巴山由定遠折入南江崔嵬崩劣旁支分爲十二嶺一  
名小巫山俗稱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其西與廣元接壤  
兩河口峭風樓一路通漢中之青石關又山椒之城墻巖  
七眼洞一路至鐵爐壩亦與南鄭之巫山垓路通

岷濤天險飛渡爲難故自來流匪之患恒在漢南江北卽  
保寧以下襟以嘉陵江者亦可沿岸防堵

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明末遭張獻忠殺戮之慘遺  
民所存無幾承平日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  
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古稱蜀民好亂楚人輕剽良善  
之民燒荒墾田漸成饒裕黠者邀結朋黨稽防少疎便生

事端是在良帥牧之善爲駕馭撫綏也

鄖陽山大林深明時荆襄流民聚處其中轉徙於陝之商州興漢川之夔達地險人衆往往煽惑生事項忠白圭之徒督諸軍討之旋服旋叛蓋痛加誅戮而所殺之數不敵新集之多力爲驅遣則回籍之人仍存復來之志故汜無成効也後原傑集三省按撫會議將流民編成戶口分設縣治妙選賢能勤加撫治三省邊境藉以乂安者百數十年原之功德遠矣

自陝西興安至湖北襄陽共計一千三百里而鄖陽爲適中府城依山阻水形勢甚爲鞏固府上游諸山峻峭與川

...起伏耐人尋玩矣

...無城賊匪滋事時縣治被焚燬知縣孔繼澣領  
...城垣團練民勇據險拒守賊魁齊王氏等爲其民  
勇所戮故鄆西鄉兵寇於楚北

上津舊本縣治後并入鄆西設通判分防知縣孔繼澣籌  
修石堡一座屹立湖陝之間足壯聲援

鄆西之甲河在陝西白河縣之上三十里水注漢江可通  
舟楫沂流過上津至蠻川關起陸二百四十里至商州進  
西安省城通計由甲河起至咸寧峪口水陸八百餘里行  
旅避孝義秦嶺之險多取道於此興安之東道也

房縣本漢房陵魏新城地孟達之據以爲蜀魏輕重者也  
高山廣谷號爲奧區往代流匪往往盤踞其間板橋山九  
道梁等處地方幽險稽防未可少疎

竹山竹谿舊無城垣賊匪滋事縣治遭焚燬近皆籌設新  
城高垣崇儲極其鞏固兩邑風土畧似民勤稼穡於  
溪角盡墾水田其平原之中鰲脰相接故其米  
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人輕生敢鬪陝西當鄉  
竹郎西之人頗得其力

竹山南由官渡過白河口至紅坪西折向家坡  
層嶺與老爺頂路會由紅坪西南折道順水坪

條嶺至烏雲頂與四川夔州府之黃草坪汎大昌營各險相通

由紅坪南行過高橋河至相思嶺陳家坡又東折過麻線坪下古坪園公坪至百里荒此數百里中老林深箐與陝西之化龍山四川之大小圍城山勢相連向本無路搜捕零匪開成小徑均極危險

宜昌府古丹陽地楚熊繹始封於此後又名夷陵西陵史稱秦伐楚燒夷陵吳陸抗討步闡於西陵者卽此地舊爲州治改陞爲府東界當陽南界宜都北界南漳西界四川之巫山扼巴蜀之咽喉附荆襄之脊背枕山環江地險流



激最爲形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一百餘里

宜昌府城在大江北岸依山阻水雉堞連雲號稱鞏固府所轄東湖歸州興山長樂均在江北巴東鶴峯長陽三州縣在江南與施南接界爲土官宣慰司舊地改土歸流江北數州縣接連四川之夔府本省之鄖陽山大林深亦往時流民積聚之地故賊匪往來竄伏其間

歸州古夔子國地一名秭歸出師表所云秭歸蹇蹇者也濱臨大江距府一百一十里東湖歸州均有水田宜稻歸州西北一帶高山長谷與興山無異控制不易

巴東漢巫縣地濱臨大江由四川之夔府大江東下三

入湖北界也有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圖而下形如  
金字縣治依之向無郭垣賊匪滋事之時縣治至被焚燬  
荆楚第一層門戶宜為桑土之綢繆者

巴東船樓上巴西言川楚之相連也夷陵三峽之一宜都  
記稱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水山紆曲林木高茂哀  
猿三聲巖谷響應行人聞之莫不懷土歸州之空舸峽尤  
絕岸峭立為飛鳥所不能棲此路數百里均皆天險故自  
來蠻禍不能過江北而流匪之患亦鮮至江南者

興山縣府北一百二十里在江北山內崇山峻嶺接連四  
川諸山道路詰曲攀躋為難

由興山縣東北經由豐玉坪長房河一路可至鄖陽之房縣西北由五家坪堆子場南陽河至百里荒古木叢篁川楚極邊

由巴東之羅坪羅溪場北過麻線坪通相思嶺西由火峯翻界嶺下黃泡池通四川之觀音巖八斗坪至大昌營西北湖界河壩至琴樂坪過黃草坪通大寧縣之大寧廠此帶數百里中多未闢老林往時荆襄流民蔓延川東者必先聚集於此以次轉徙而西故賊匪之竄逸川楚者多取徑於此道路極險林木陰翳官軍往來追捕跋涉動經旬月征人之勞瘁可思矣

山內陵巒峻大溪澗亦多當夏秋雨潦既降山漲暴  
濤之急山民名之曰竹筒水無舟楫可通尋常咫尺之  
守候輒至經日又古稱雉蛇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  
山內蛇雉最多百姓不知伐蛟之法蛟起摧山裂石坡坳  
之間廬舍人畜被山水推去往往有之山民頻受其害無  
可如何蛟將起時有聲閣閣似雉鳴而較閣以此偵之可  
以預避

山內地廣賦輕惟商州與漢中之南城洋西徵銀間及萬  
兩興安及四川之保寧夔府湖北之鄖陽宜昌各郡縣極  
多不過三四千小邑祇數百數十兩緣當

國初定賦之時多係未闢老林故率從輕科

國初定賦人戶荒涼原定之額不能符數土著百姓以納課爲難募人領地承賦其承納之國課不過幾錢幾分領地雖廣數里至離縣爲遠者一紙執照之內跨山踰嶺常數十甲完課既爲無多故其賃佃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畝而定也

老林未闢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禍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十分一二招外省客民納課數金輒指地一連三約給其墾種客民亦不能盡種轉招客佃積數十年有至七八轉者一戶分作數十戶客租只認招主並不知地土

為誰地主不能抗爭間有控訟到案則中間七八轉之  
主各受佃戶頂銀往往積至數百金斷地歸原主則客  
以原田開成熟地費有工本而頂銀當照據轉給中間貧  
富各奔原主無力代賠則亦聽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  
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為羣到處絡  
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密  
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  
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  
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

統謂之棚民其開荒成熟住久有業及小貿易營生者漢興平霸人別之曰新民郡宜人則稱爲客民

山中開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繩下繩巨石就根斧鋸並施樹既放倒本幹聽其霉壞砍旁幹作薪葉枝晒乾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幹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樹頂而大樹成炭矣

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穀爲大庄粟利不及包穀近日逼山漫谷皆包穀包穀高至一丈許一株常二三包上歲之歲一包結實千粒中歲每包亦五六百粒種一畝三

利甚大。黍飯作饅，釀酒飼猪，均取於此。與大小二麥之川相當。故夏收視麥，秋成視包穀，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早麥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六七月始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既熟，其穗倒垂，經歷霜雪粒更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低山之收，歲旱則資高山之熟，不能禁民間力作無高低早晚之分。持清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貴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

濟也。



山民饑饉之外鹽布零星雜用不能不借資商賈負糧貿  
易道路遼遠故喂畜猪隻多者至數十頭或生驅出山或  
醃肉作脯轉賣以資日用

山內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  
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  
各廠人多恐被賊襲誘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  
之商必有資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逐  
廠內之人工作利其貨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資本位  
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真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  
結寨屯積糧食賊至搬藏其中賊不能襲也若不准開廠

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添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  
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  
卡倫無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耐勞習險之人更  
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師牧之善駕馭矣

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爲茂密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  
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山內險阻老林之虬幹膠枝固  
爲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則叢竹之爲患更烈  
竹筠常青春燒不然得多有紙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  
害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

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拐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類仍也

開山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谷隔絕卽兩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動輒數里匪徒竊劫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爲難

教匪之煽惑山民稱持咒念經可免劫殺立登仙佛愚民無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其實別無伎倆所云驅鬼

神剪紙撒豆之術特好事者神奇其說荒誕之辭耳其拒抗官兵則各處痞徒之附從者賊中有老長櫃少長櫃妄稱掌教元帥則真教也其妄號領兵元帥則痞徒之出力格鬪者賊匪竄匿山中遇丁壯輒襲之反縛令負糧跟走惘惘行山谷中十餘日去鄉已遠漸釋其縛逼令刺殺所擄之人以堅其心不則謂無用轉殺之矣故審訊裏脇之徒其供稱曾經殺人要非其本心也

賊擄十數歲小孩教以擊刺稍大者號曰毛牯錐次者號曰馬娃子此輩幼小無知以殺人放火爲頑戲便捷輕銳如錐如馬故以爲名

二行  
咽匪之在山內者較教匪爲勁悍往往於未闢老林之中  
斫木架棚操習拉藝各有徒長什伯爲羣拜把之後不許  
擅散有散去者輒追殺之其長曰老帽曰帽頂其管事之  
人曰大武大滿其兄弟輩所帶之龍陽曰乾兒呼各兄弟  
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褻語如犯之拔刀相向甚於調  
其妻妹

山民貿易定期赴場場有在市旁者亦有開於無人煙之  
處曰荒場當山貨既集如有咽匪猝至則場頭恐其劫掠  
歛錢相贈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盜繩也

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

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其賭自  
造寶盆彈錢擲骰不打馬弔不闕紙牌也嚴明守令能禁  
賭博卽爲清盜之源

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青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橈  
棹皆備遇民間紅白事頭人持帖送分張帳於其家號曰  
欸客戚友弔賀坐其帳中卽入諸屋家中搜索貴產者百  
計誘騙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場卽爲小賭所輸之數勒  
主人作保擔認強搶牛馬逼賣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  
者皆匪中豪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  
其歲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拿非聲東擊西鮮不透漏脫逃

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蛾換包設騙  
行踪詭秘多以術愚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槍白日  
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攔截  
名曰打砲火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畧  
如過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靖

山內官吏士民行走數十里無不攜有軍器以防賊匪賊  
人暗藏利刀質小而銳名曰黃鱗尾遇追捕緊急挺持格  
鬪我無利器則爲彼戕害伊何道而賣刀買犢也

山內各色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打浪此輩值有軍  
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啣匪則想從劫

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開打浪既  
便成啣匪啣匪之衆卽爲救匪流賊能令地無遊民則盜  
賊自殞矣

三省亂民平定之時新添營汎用資彈壓有新營卽有新  
兵多係降匪鄉勇充當賊匪之殺其夥黨赴營投誠與鄉  
勇之從征日久無籍可歸者遣散恐滋事端是以收入營  
伍但此輩本非善良殺人放火習慣成性詎能安守營規  
又當從征之時口糧優厚打仗有償殺賊有獲飲酒食肉  
日日醉飽入伍則有限餉銀不能恣其口腹宜其難以帖  
然也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往時山內人少糧食絕賤大米每市石價值不過白銀一兩包穀雜糧每市石只青蚨四五百文是以糧餉盡給銀兩不給本色原爲便兵數十年來山內流徙人多戶口殷繁加之軍興以後連歲荒旱包穀每石至七八兩收成之歲大米每石價常在二三兩以外包穀亦須二兩上下糧食艱貴陳兵在營日久薄有積蓄或兼營生理尚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外別無津貼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京子三石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糶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

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墾

身家長擾白挺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容民充當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附和爲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寫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無爲申理矧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手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布三省邊境彰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竊伎倆以土流安業自不至輕有生心

保甲本彌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

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卽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保正甲長相距恒數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民牌取戶結歛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值上憲或委官稽查長正領所管牌頭於適中場集守候動至旬日旣已廢時失業又復多食口岸實爲有損無益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用之城市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於客店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謂客店不過買賣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恒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中打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其火銃百不  
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嚙匪劫掠有標容持  
擊一可當十壯士往時有捐重貲募數百人護輜重者獨  
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  
破賊必蓄選鋒此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

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設以衛庫獄者近則只以  
喚詞訟捉人証操演二字絕不提及蓋選鋒也山內則有  
不得不講者地方遼濶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  
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  
前搜捕以致浸釀事端竊以山內民壯當相縣之大小大

縣設一百名中小亦必八十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  
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卽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  
佃租動撥自可敷用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崛起之時山  
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  
而聲勢旣張則小股賊匪亦不敢輕有窺伺查賊匪將至  
必先有賊探偵視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旣成每月操練兩  
次不過費兩日工夫其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  
則賊匪日日滋擾地方光棍加以恐嚇百姓日藏自濟不  
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暮登堂不

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戰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擇桑梓須官府激勵少爲贊助故於有事地方上官當量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保民也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攔搶而供運之人尤當斟酌竊嘗謂用家丁不如用差役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鬧賊胆怯往往運糧不到浮開運脚使費差役路徑熟悉兼恐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寧靜事雖公而切己辦理較實心

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謹厚可靠者先給發  
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寨堡中多其子弟親  
賢共顧顏面必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平日  
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自然休戚相關

聽訟雖非政治之源而閭閻受累實由於此山內尤甚川  
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光棍包攬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訟  
端差役手奉一票視爲奇貨可居邊境距州縣寫遠者往  
往將所喚之人羈押中途客店店主串通一氣彼此分肥  
爲之闢說所欲既遂則回稟未票之先已往鄰省索詐未  
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則云喚至中途被某某等糾衆搶回

以請加票喚至城中又羈之保戶屢月經旬不得質訊  
後坐食兩造飯銀差費一訟所用動至屢百至命案之鄰  
証盜案之開花一票尤必破數家民苦莫訴幾何不胥民  
而盜也地方官嚴勒限期相地遠近計日審結案無留牘  
獄無繫民民保而盜自彌矣

康熙年間川陝總督鄂海招募義民於各邊邑開荒種山  
邑多設有招徠館又仿州縣選報紳士耆民充爲鄉長約  
正宣講

聖諭城中朔望山內場集均爲演講責成地方官實力奉行風  
俗丕變盜賊稀少百年以來父老傳爲盛事善政之化民



成俗卽邊徼亦未必不可舉行是所望於志希循良者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  
悉從輕則民間尚有受累者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蓋  
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  
縣城又不能卽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  
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財差役地棍於開徵之  
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  
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 爲挨延俟至次年開徵而  
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己完懼以陳欠到官必受責且  
任其魚肉於是算木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

詢山中紳耆均稱一邑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卽催科中之撫字也

滇黔粵崎之間石山亦峻峭可畏顧其所謂石山者石自爲石不甚與土雜也山內則不然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由山巔徑滾而下當久雨新霽行人常有戒心否則裂石砰擊未有不立碎者矣

山內石雜土中無不可種之山此其所以爲利也而道路

之不能修亦卽由此蓋土盡浮泥經烈日暄晒則堅如石塊鋤歛難施募人開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時行巨石之隨行潦下墜者又復堆積沿途加以藤蘿叢竹之蒙蔽旋剪旋生夏秋之間征人之苦較倍他處

山中石多而性浮非徒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碎裂卽一望懸崖木白石骨垂澗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坍塌故寨堡之倚巖而結者往往下木椿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行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卽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鑿入擊以巨鎚用力

推擠卽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砌根基五尺以上只可石片加高決不可用巨石恐其質重壓碎也

山內氣候與平壩不同南山大巴山圍城之屬積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間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後土結成冰堅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鋤挖磴攀援樹枝而上故搜捕之師一至冬令馬隊不能得力

定遠太平鎮坪城口各處山大林深天開一井常多陰雨卽晴霽亦有濛濛霧霧中多硫磺氣感觸之者輒生膨脹瘡痢之疾又盛夏之時必有數處下雹小如彈丸大或盈拳

將包穀雜糧打倒人畜急避林巖中亦凝陰之氣所成也  
惟下雹之處不過一線長有至數十里寬不過數里糧食  
非成熟之時雹過後山農扶培尚可吐穗結實也

原傑於鄖陽奉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避澗者分設縣治洵  
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  
木謀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不如秦  
蜀之嶮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  
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數百里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  
縣治過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  
磚坪平利之鎮坪者此類尚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

形不同固有待於後人乎

添營不如分縣營資彈壓而已未能責以撫綏導教也且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管也縣則訟獄者往焉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住漸成都會得賢司牧勤於治理勸農興學則民風可以不變至審事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瘠薄縣官窮苦則新設之地酌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有自奮於功名者

堅壁清野均制寇良策山內之野難清已論於前至堅壁之謀則行之確有成效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

三省邊防備員  
襄人脇從日衆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

寨堡之設固足保民於勦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官兵盡力窮追相距總隔二二日程以其前無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據險以拒大兵跟擊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漢等兩賊首賊匪踰淺渡漢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爲阻礙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

遂寡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  
萬餘人攻打太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  
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扼之於後  
官兵勦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盡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  
者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  
果其團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賊匪  
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  
來如虎其去如鼠跟追倏無踪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  
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遠山民生長其地



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  
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鳥獸。散銳氣挫  
矣。賊來勿迎頭。攻擊沿途。分伏壯健於山灣石角之間。賊  
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委頓道途。間突出截擊。  
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行之。則賊所過寨  
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  
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礮過山。烏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  
徹夜不得休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  
亦疲罷。拉後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  
之至計也。

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團練民勇徧設卡  
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  
雄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  
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遭蹂躪非欲以此邀戰功也  
教習之時令其演火銃擊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爲上不  
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  
不值於必死之賊拚命火銃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  
尚可爬山而逸至於善擊石子則待遇賊匪手無器械地  
下石塊即可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較之火

三才通串  
鏡費省而力相當

團練之法各寨寨勇設寨長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相其人之多寡爲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爲寨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防守當耕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於高山眺望偵有賊踪放一礮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礮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礮寨總糾會各寨盡整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礮既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礮與非賊至放礮寨總查出均卽稟官嚴懲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最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  
留數日回則糊塗捏報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寨總各給  
木戳探止木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  
鄰邑飭令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用印信以杜道途聽  
說之弊寧優給口糧票內無戳記印信必加重懲

百姓自擇身家不能出境勦補間有地當要衝本地民力  
單弱必須得人幫助者當愷切諭以脣齒之義而所謂止  
在數十里之內百姓知無遠役地方官又能加之獎勵軫  
其饑寒自然踴躍從事

林中所產老毛竹節密而堅柔而勁賊匪砍作矛桿長一

丈七八尺拒抗時千矛攢刺短兵砍撥軟不受刀前矛甫  
開後矛已至賊勢不支則拔出矛頭棄桿翻山形同猿猱  
竄至他處又砍竹作桿前敵之兵火銃弓箭林內不便施  
放亦用長矛彼此刺擊馬服君曰兩鼠鬪穴將勇者勝信  
哉

平原之中弓箭疎通及遠火銃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  
老林蓋屋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王提軍  
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用馬隊直衝而前有山西千總  
崔雯者奮勇領虎頭藤牌軍二百名跳躍出迎賊馬驚  
自相踐踏營中分兵鼓噪繼之賊匪始退次日額侯率

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皆當百賊死傷大半  
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輕窺平原剽賊之師弓矢銃矛藤牌  
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罷我師一時難於剪除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  
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溝而行一大山翻過不過  
數十里而繞山溝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經  
畧參贊楊提軍賽將軍諸軍於追賊緊急時輒亦屏去鑼  
鍋帳房跟踪徑前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  
捷

追敵之難固限於地險然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

隨勿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兩三日始達乾糧難以多攜不能不住紮等糧寨堡既成官兵經由處所預先貯糧軍至輒搬運供給庚癸之無呼資資於此

兵以衛民不戢士卒則雖殺敵致果終非雲霓之師也  
畧參贊所以克奏膚功者拿定保民二字主見先定  
下營村老皆得進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  
秋毫無犯德侯常勦賊西鄉紫陽間四面皆賊督軍  
攻擊軍中缺糧已二日兵軍有掠寨民糧食者立斬

故三省邊民感戴異常聞兩侯營至老幼夾道歡迎經  
之卒山內軍民間之多遙奠痛哭亦可爲領兵者師矣  
山內戡定之功固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司牧賊匪經勝  
仗後脇從之衆多乘間自投地方官不能安輯任兵役噓  
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  
逮所增之數矣卽搜捕之時良司牧功亦有易奏者領兵  
官所帶數千人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  
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爲父子兵寨民於官兵經過多疑  
懼不敢到營卽偵知賊在前途不能相告若地方官則賊  
所至之地保正寨長均須立報得以預爲準備此皆制勝



之要彌盜之本也

戡亂之方不難於一戰而勝之而難於全局而安之又安之事寬猛並用曲折周詳巨細必須皆到則司牧之責任重矣

岳少保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穆提軍督兵勇二千餘人追剿賊首伍懷志於南山老林徒步當先轉鬪千里幾危者數其氣彌勵卒俘伍逆撲滅此股大賊其後剿賊定遠通江之間策馬衝陣身中數矛死邊人噴噴稱其武烈又言慶將軍領兵不二千人紮定遠之長嶺川匪萬餘突由竹峪關至定遠之黎壩人心驚惶將

督軍奮擊却回軍至九軍壩又遇賊大隊從星子山東亦徑前衝殺賊敗回竄後聞其屯軍西鄉賊繞道偷渡漢江領軍馳截賊濟大半其未及濟者均為掩殺常奉檄過七星壩舟人指視沙壩死賊背弓箭如蝟毛亦可謂敢戰者矣

因山成寨併村為堡固保百姓不致蹂躪之要策而山內營汛有宜捍衛之者凡設營汛之地必地當要隘為我之所必守賊之所必經但營汛既立即當衛此營汛崇山峻嶺之中安一外委把總官兵數十名而平時寄住集場無駐懃之房舍有事分伏徑路無把扼之壁壘置之散地

一夫夜呼惶惶四竄則安用設此弁兵爲且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自必有可當之關而後可靠此當關之一夫如有險不守則與無險同惟是山內必守必爭之地多營汛到處安設經費有常誰能俱安城堡卽建城堡亦恐兵少不能守禦因思辦理苗疆有建礮卡扼要之法推其意而爲礮堡實可以逸待勞以少禦多賊匪往來要路有地勢過於逼仄欽奇不能立站多人者則扼要安設二三礮樓作梅花瓣勢或連珠形子藥米薪皆貯礮中賊自不敢偷越其汛地稍平或山中小場集則用礮堡法其礮與守卡四面封砌者不同就堡牆中作礮礮向外三面凸出在內一

百空之礪高三層上覆以瓦上中兩層作樓層礪銃眼礪  
眼下層以護堡根中上二層迎敵每礪相隔五六丈令  
左礪與右礪銃礪接連得及銃礪眼瞭望眼均外窄內寬  
令內銃可出外銃不得入堡築土牛厚四五尺高一丈七  
八尺不須用排堞女牆門卽設二礪間計二百一二十丈  
之城共作四礪每礪用十人守之寢食其中是二百餘丈  
之城只須守以四十人而百姓卽可安居堡內其地勢寬  
者添作五六礪地勢窄者少作一礪相地勢以建設大小  
區長均無不宜單礪樓石礪更好堡礪使用窰磚每塊  
長一尺寬五寸厚二寸礪四進連灰計厚二尺有餘高一

三省通志卷之三  
百層連灰計二丈有餘三面各寬一丈二尺用磚在一萬  
三千塊灰之斤數與磚埒山內薪柴近便計一礮工價百  
數十金要卡用單礮要汎用礮堡民間之作寨堡者亦仿  
合彷彿爲之處處銅城鐵壁矣

南山當軍興時修建各城堡以資捍衛不數年間旋廢  
圯大約城堡之難完固其限於地勢十居六七而修築  
未能如法則亦十有三四當戡定賊匪之際大軍倏臨  
水結爲營壘而建城者曰此形勝地也可倚爲治所不  
營之可屯數萬人者至建城而衙署兵房之外不足爲  
民居矣

山者土壤之性與平原迥殊黃壤雜白者必兼沙塗濕之  
土則多石兼沙多石之土晴久堅於頑鐵雨多則沙石各  
分決不可取築城身城傍溪河一經水嘴必連基傾覆其  
尤不可恃者綠山而築曰扒山城山皆往時老林浮面之  
土係敗葉枯枝所化夏秋霖雨浮面三四尺都成軟泥不  
勝城身之重非坐塌則連山碎折間有山質爲石者似爲  
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眞石也與煤礦  
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旣長磚石之  
砌其上者漸次遂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此皆  
限於地勢者也城工之鞏固者以石爲首卽有倒圯其石

尚存扶砌依然完好但必取石之地近如從數里外扛擡則運費過重其次則爲灰土城灰土攪合得法工力夯鑿能到則結成一片可以經久但灰土保固與磚城均三十年工料所開不及磚石之七故承修者寧磚不灰且磚城必築土牛山內土色不佳雖揀土夯鑿如法日久變爲陳土漸磁實歇下二三寸土牛爲磚之所附麗土質不塌則磚必裂開倒塌磚城無用灰土之例承修者非此版全注於磚土牛恆不經意至扒山城由下歇斜土尤難施力磚塊層層側砌勢同懸巖一處腹裂一處處所都不能支其磚城海漫尤爲喫緊磚土空

至其砌節磚與磚接經踏動搖亦多裂縫雨水從縫滲  
入其灌而下水積土漲磚城自必皸裂凡此皆修造之未  
得法者也承修各員於地勢作法未能十分諳悉而估料  
一定卽心知其弊恐碍難驗收勉強完竣遇有皸裂奉文  
補修亦只知坍處當補而於所以致坍之由拘於成規難  
以更變以致貽累無窮定遠石城係燬燼創形勢稍卑修  
葺爲易華陽興安各土堡今歲修此明歲塌彼卽全行補  
修而所補之處仍然坍塌畱壩磚城磚工向稱堅好柰城  
基一半扒山山頂一段裂開則兩旁欹斜之處已成極險  
卽將頭塌之段補修其兩旁就傾之勢不能維綴至兩旁



三  
既傾則補修者反被牽連工費尤爲徒糜既不能更圖改  
遷而修舊難於作新於補偏救弊之中思永固久完之策  
惟於原修土城原修磚城之土牛將海漫裏外皮連根加  
築灰土二三尺築時八鎚八夯勤督工匠勿令偷減務堅  
緻如鐵窠使水不至浸入扒山之土牛尤須預先購料鳩  
工趁天氣晴和通力合作築成一層再加一層決不可分  
段程工段落一分則相接之處卽爲異時開裂之地土牛  
築成經一伏秋俟其歇定然後外包灰土海漫取估計之  
磚價爲灰土之工料費亦相當得實心任事之人尚可取  
補偏救弊之益也

山內民風土俗已畧具梗概闢林墾荒毋擾木鐵紙耳各  
厥凡所爲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邊  
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遼瀾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  
理緩靖之大規不外此矣顧經世大猷兵食並重軍威果  
然雄盛自可消侮亂之萌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  
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之廣莫詎只添數營數  
汛所能控制者而添數營數汛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  
矣屯政雖係古法然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  
舉行卽如新疆苗疆各屯現在均著有成效山內有水田  
之處難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

之計亦畏有賦匪之害核其田爲屯田編其人爲屯丁卽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產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愷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己如此則屯政可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有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當各老林隱隱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兵寓於民洵久安長治之規也良醫療病用藥  
減而方恒傳之古人是所望於集羣思廣衆益者

勘定之初既定之後  
業各有主不能行矣

邊境山幽谷暗之處稽防難周外省匪徒潛相煽惑楚之  
房竹興歸蜀之保寧綏定秦之興安商州教匪滋事時各  
郡均有附從之衆漢中眷處其間頗知讀書獨少習教之  
人故清查叛產漢屬不過一二處也

教之名稱不一曰清香曰圓頓曰太陽曰天主曰白蓮皆  
山內所有清香圓頓太陽不過齋公居士藉此引誘善男  
信女持齋念佛作會設醮歛取香錢爲糊口之資而已天  
主亦各自爲教高者談性說天低者襲釋氏唾餘以因果  
勸人清香各教多老翁老姥天主教則人多文弱均無能  
爲地方害白蓮教託彌勒佛降世旣持齋咒兼用符籙或

天行疾疫治以符籙偶爾痊可信從漸多所拜燈光日久目眩現出花蓋信以爲真則于吉張角之害滋矣

天主教往時山中設有經堂雖無大害惑衆特甚西洋人入內地傳教者有神甫西滿月望等名色入其教者無論男女必要領洗如僧家受戒領洗之後奉其本師之誠至死不變男女婚嫁皆彼教中人其教奉十字架悔教必令將十字架躡過老教雖加以流放不肯躡架聞往時西洋人於習教之戶每歲給長歷一紙銀錢數圓故附和者衆近日稽查嚴密西洋人不許躡入內地山內並不使用銀錢此風漸息矣

咽喉易過絕教匪難清淨咽喉皆無賴惡少不能謀衣食  
竊搜人財貨以爲生活百姓莫不惱之恨之思欲撻之殺  
之故咽喉滋事一紙檄下格鬪者登時打死無論則鄉約  
客頭一呼而丁壯踴從不難全夥細獲教匪則不然所煽  
惑者多係有田產之人假託於持齋愆咒戒貪戒淫可以  
成佛成仙所取供給米爲數無多而習教之人入彼黨夥  
不攜貲糧穿衣喫飯不分爾我地方有傳教之人久之引  
誘漸廣村落中則鄉約客頭喫教城鎮中則差役書辦喫  
教所用稽查之人卽爲教中之人教首竄伏大村庄互相  
蔽護難於拘捕也

孔子言人性皆善實爲至當不易不獨常人怵惕入井之  
孺子憤怒蹴地之殘羹見其性之非惡也卽習教之徒其  
初念皆懷成佛成仙之心而惑之者則亦曰持齋唸咒戒  
淫戒貪以善報炫之遂相信從非性質本善何至動於彼  
也鄉曲顛愚耳未聞忠信之言目不睹詩禮之書有爲善  
之心而不知爲善之道誤入迷途果其黨庠里序徧於村  
落安知其不出彼入此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非虛言也秦漢之際篝火狐鳴假魚書以動衆近於邪矣  
漢武帝表章六經閭里之間老師宿儒抱遺經傳授

動數千人東漢明章之世特重儒教博士弟子散在天下  
幾於比戶絃誦四百年間無所謂邪教至末世黨禍起虐  
士戮正教凌夷而陵魯倡於漢南角梁張於六州矣宋三  
百年治法以儒術爲重徵之史傳無所謂邪教者至元末  
乃有韓山童徐壽輝以彌勒佛降生惑衆明初亦知教化  
爲重至末造東林幾復之患成而山東徐鴻儒王國賢之  
徒乃蔓延而滋事天地之道陰陽消長而已有陽不能無  
陰有正不能無邪泰運方隆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而小  
人道消君子之道之長亦惟聚君子於朝正教之興則必  
使城鎮村落之間多讀書務正之人查習教徒衆西北爲



盛南方州縣應試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則著名州縣應  
試童生或止數十名百名應試童如此則讀書之人寥寥  
可知讀書明理之人少無怪邪教之得以蠱惑愚民也山  
內州縣崇重師儒廣設義館以拘捕之費爲修脯之資而  
各上憲卽以童子應試之多寡定長吏賢否則山內讀書  
人多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卽可少數十戶喫教之  
愚民此拔禍本塞亂源之至計也